

文  
学  
海

西云国皇族秘毒「红纓」  
为何再次惊现江湖？

神秘的古墓中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机关重重下，  
他们又能否脱离险境，  
再遇光明？

潇湘书院顶级人气作家雨凉  
精心打造绝世宠爱  
完美大结局精彩呈现！

# 天下无双

雨凉 著

俏妃妖娆

天  
TIANXIA  
WUSHUANG

我不知道，从何时起我竟如此牵挂你  
我也不知道，我对你的爱算不算多  
但是，请你相信，这一生，我必定会用生命来护着你



悦读纪  
ENJOY READING ERA  
女性阅读专业出版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 天下无双

帝王篇

雨凉 著

这天间，我只愿许你一世深情，  
爱你入心，宠你入骨。

TIANXIA  
WUSHUANG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下无双. 终结篇: 全2册 / 雨凉著.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399-795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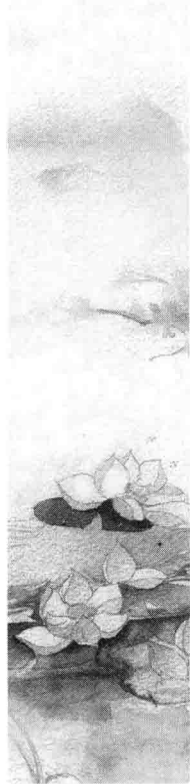
I. ①天… II. ①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92263号

书 名 天下无双. 终结篇  
作 者 雨 凉  
出版 统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 策划 孙红彦  
责任编辑 姚 丽  
文字 编辑 孙红彦  
责任 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 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980毫米 1/16  
字 数 458千字  
印 张 34  
版 次 2015年2月第1版, 2015年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7959-5  
定 价 58.00元(全二册)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5801302401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天下无双

卷二  
上  
册

目录  
CONTENTS  
● 上 ●  
● 册 ●

- |       |      |     |
|-------|------|-----|
| 第 一 章 | 邱氏丑闻 | 1   |
| 第 二 章 | 藏身王府 | 28  |
| 第 三 章 | 旧事重提 | 56  |
| 第 四 章 | 穷追不舍 | 82  |
| 第 五 章 | 自食恶果 | 108 |
| 第 六 章 | 心染做媒 | 134 |
| 第 七 章 | 面对真情 | 161 |
| 第 八 章 | 白府出事 | 189 |
| 第 九 章 | 血影动心 | 215 |
| 第 十 章 | 温馨孕期 | 241 |



目录  
CONTENTS  
下  
册

# 天下无双

天下无双

- 第十一章 不速之客 269
- 第十二章 心染产子 296
- 第十三章 优秀奶爹 324
- 第十四章 初现端倪 353
- 第十五章 冤冤相报 382
- 第十六章 查探虚实 411
- 第十七章 识破心思 439
- 第十八章 醋意横生 462
- 第十九章 探入虎穴 485
- 第二十章 携手天下 509



## 邱氏丑闻 第一章

第二日，在宫中，白心染路过御花园，很意外地“碰”到了正在花园里赏花的金子雅。这次，她并没有穿太监服，而是穿着一身代表她身份的华服。二人各自带着宫女朝对方迎面走去。

白心染本来想装作不认识，直接走过去，但就在错身的那一瞬间，突然一条胳膊挡住了她的去路，“承王妃，本宫有些话想同你说说。”

白心染抬眼望去，嘴角轻勾，“貌似我们不熟。”

那天被金贵妃打着皇上的旗号坑了一把，她自认活该，但知道自家男人强硬的态度以后，还有人想坑她，门儿都没有。

金子雅没想到白心染的态度跟那天完全不同，且今日她一身华服，高贵典雅，连神色都多了几分傲气。她蹙了蹙眉，紧紧地盯着白心染的脸，明知故问道：“承王妃似乎对子雅很是不喜？”

“对啊。”白心染想都没想就点了点头，“公主居然连这个都看出来了，说明眼力还不差。”

“你！”闻言，金子雅顿时就冷了脸。她没想到这女人还有如此不客气的时候。

那天她和姑姑去找她的时候，她可是很温柔大方的，就算是昨日，她也还没这般孤傲不羁，看来她还真有些小看这个女人了！

“承王妃不喜子雅，是因为子雅要嫁给承王殿下吗？”

白心染冷冷地白了她一眼，然后再斜着眼角将她从头到脚扫了一遍，“子雅公主就

这么自信能嫁给我们王爷？”

说到自信，金子雅无视白心染的无礼打量，抬了抬优美的下巴，垂着眼眸反过来打量比她矮了半个头的白心染，傲然地问道：“承王妃都能嫁给承王殿下，难道本宫比不过承王妃？”

白心染嘴角抽了抽。如果按这个说法，那她家男人的老婆数都数不清了。

见她一脸的鄙视，金子雅咬了咬牙，凑到她耳旁，“承王妃，本宫会让你知道，你与本宫之间的差别在何处！识相的就知难而退，别自取其辱，兴许本宫以后还能容你。”

闻言，白心染冷眼看着她美目中的挑衅和威胁，“怎么，公主这是在威胁本王妃退位？”

“哼！”金子雅不屑地冷哼了一声，“就承王妃这样的人，本宫还不屑威胁，本宫只是提醒你要有自知之明，别到时丢尽了脸面，让别人看了笑话去！”说完，她朝身后随行的丫鬟递了递眼色，仰着美艳无双的脸，从白心染身旁挺胸走过。

白心染捏了捏拳头，想着要不要现在扑上去，将这恶心的女人给揍一顿？

刚一回到寝宫，就见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她面前，跪在地上朝她行礼，“王妃，小的回来了。”

“血影！”白心染突然惊喜地叫道，“皇上不是说要关你半年吗？你怎么回来了？别不是你越狱了吧？”

血影垂着头，嘴角微微抽了抽，“小的拜谢王妃向皇上求情，让小的得以提前出来。”

白心染愣了愣，有些不解，貌似她是让墨予求过情，可是皇上只答应了不杀她，不过，死罪可免，活罪难逃，要将她关半年。至于关在什么地方不肯说，以至她根本就见不到她。

“你先起来。”白心染将她从地上拉起来，带着她走向里面，拉着她的手想同她一起坐下，结果血影面无表情地抽出手，直愣愣地站在她身前。

见状，白心染无语地叹了口气。看着她比之以往瘦了不少的脸，她心里划过一丝心疼，这丫头肯定是受了不少苦。不管她犯了多大的错，都是为了她。如今，她不但不怪她，还愿意回来，这让她心里怎能不感动？

“皇上没为难你吧？”白心染重新牵起她有些冰凉的手，带着哽咽问道。

“回王妃，没有。”血影依旧是那副模样，只不过看着白心染有些发红的眼眶，她漆黑的眸子里似乎少了几分沉冷。

“没有就好。是我连累你了，对不起。”白心染抹了抹眼角，真心实意地向她道歉。

血影突然放开她的手，单膝跪在了地上，“王妃，一切都是血影自作主张造成的，与王妃无关。”

见此，白心染更是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主仆二人依旧如同以往一样，白心染问一句，血影答一句；不问，她就什么都不说。弄得白心染好几次都想挠头了。

突然，白心染就想到了某公主，应该说她从御花园回来，就一直在想着某公主最后说的那番话。要让她出丑？无非就是在后天的宴会上弄出点事让她丢脸罢了。

“血影，你能帮我做一件事吗？”那公主想找她的麻烦，门都没有！

“王妃请讲。”血影垂头应道。

“你有腰牌，能自由出入宫中，我现在要你去宫外寻一处乱坟岗，给我弄具好一点的尸体回来。”这一次，她不仅要让众人大开眼界，还要让他们知道，得罪她是什么下场！

立春之日，夏皇五十寿诞，大赦天下，举国欢庆。

午时之前，白心染在血影，以及几名宫女、嬷嬷的伺候下沐浴更衣，装扮起来。今日的血影为了能跟在白心染身边，也换了一身正规的宫装，扮成了一名宫女。怕她在筵宴中不能吃得尽兴，血影事先准备好了吃食，让她先填填肚子。

快午时的时候，偃墨予如约回来，将主仆俩接到筵宴之地——奉御殿。

皇宫依旧巍峨庄严，华丽气派，到处都洋溢着喜庆的气息。

筵宴设在奉御殿，他们到时，其他人基本已经到了。雄伟宽敞的大殿中，摆着上百张矮桌，各官员论品级入座。一张矮桌代表着一个家族，一眼望去，倒也一目了然。

踏入宴殿中，一瞬间，白心染就感觉到无数的目光都凝聚在她身上。也是，当初她以一名聋哑女的身份嫁入承王府时，就成了京城茶余饭后谈论的主角，而今对外宣布自己恢复正常，不再是名聋哑女，别人的好奇心怕是比当初更深。

她随着男人的步伐往前走，放眼望去，这里的人她多数都不认识，只几张桌子前坐的人是熟悉的，其中有大学士府、尚书府还有提督府的人。在看到柳雪岚也在的时候，她有些意外，没想到，那柳大人居然如此重视雪岚。

再看看紧挨着柳家的白家，她在心里幽幽地叹了一口气，然后收回目光，随偃墨予入座。

在他们旁边的一张矮桌旁，一名男子面若冠玉，一身华服，贵气潇洒，正高傲地睥睨着一众宾客。

“奉德王。”白心染调侃着看向他，“今日之后，奉德王府怕是要大喜了？本王妃同王爷提前向你道声贺，祝愿奉德王早日娶妻生子。”

夏礼珣微微眯着眼，冷冷地斜睨了过来，“少在本王面前说风凉话，有时间调侃本王，



不如好好想想怎么应付那些别有心思的人，哼！”说完，他收回目光，专注地盯着某一处。

白心染嘴角抽了抽。消息还真灵通！看来，今日想让她出丑的人还不止一个啊！承王妃的位置就这么抢手吗？

“想何事这般出神？”就在她出神之际，腰间缠上一条手臂，将她拉回了现实，熟悉的低沉男音在她耳旁响起。

白心染抬头，对他笑了笑，然后指着另一桌的某只骄傲的孔雀，“墨予，他恐吓我。”

随后，听到她告状的夏礼珣忍不住抽了抽嘴角。感觉到一道冷冽的视线落在他身上后，他仰着下颌并未回头，只是心里暗骂，现在的女人怎么一个比一个不要脸……

宴会还未正式开始，宴殿中的气氛还算比较轻松。白心染趁机打量起各国使者来——有些稍微年长，有些看起来很年轻。年长者穿着较为正统严肃，但那些年轻人，穿着打扮各有不同，且男的俊、女的美，一看就知道身份不低。

“墨予，你不是说圣医是西云国二皇子吗？为什么不见他来？”白心染突然低声问道。

偃墨予眸光沉了沉，看向西云国使者所在的桌子——那里只有一名中年男子。

见他紧抿着薄唇不发一言，白心染心里也闪过一丝不安。

“你不是说圣医是为了他母妃的事回国的吗？我们要不要等筵宴结束后，找西云国使者打探一下他的情况？”

“不用。”这次，偃墨予回答得很干脆，“奉亦枫同我相识之事并没有多少人知道，我若是开口询问，定会引起别人注意。”

白心染点了点头。也是，现在还不知道圣医的具体情况，若是暴露了他们与圣医相识，万一被有心人带回国，必会多生事端。且圣医在蜀夏国隐姓埋名多年，要让别人知道他同蜀夏国承王相交甚好，别人指不定会怎么想呢。

可是圣医一去音信全无，终究是件让人放心不下的事，她还等着他重返蜀夏国，帮忙破解婆婆的死因……

殿外突然鼓乐齐鸣，吉时已到。

只见一抹明黄色身影迈着威严的步子而来，威慑四方的帝王之气瞬间在整个宴殿之中蔓延，让人不得不肃然恭迎。身后是众多宫人以及妃嫔，那些妃嫔高贵典雅、气质出众，顿时给宴殿增色不少。

浩浩荡荡的一行人依着品级找到自己的位置。在夏高落座之际，满殿文武官员纷纷携家眷起身行至殿中——

“恭贺皇上万寿无疆！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几百人齐呼。一时间，洪亮的声音让宏伟宽大的奉御殿更显庄重。

“众卿平身。”夏高神色威严，帝王之气彰显无遗。

外面鼓乐再次响起，只见成群的宫人进殿摆宴。

接下来，一切礼仪程序有条不紊且庄重严谨地进行：先是朝臣恭贺，随即是各国使者敬献贺礼，然后是皇室宗亲以及后宫妃嫔恭贺献礼……

宣读完对夏皇的颂词和赞歌以后，所有人再次向夏皇齐拜高呼道贺，筵宴这才算正式开始。此次盛宴不光是为了庆贺夏皇的寿诞，也是想通过这样一种方式笼络朝臣。且今日的筵宴，还有一个特色，那就是俊男美女颇多。

宴会热闹非凡，丝竹之声不绝于耳，而重头戏在金贵妃“善解人意”的提议下也拉开了序幕——

“皇上，今日逢您寿诞，诸国使者特意来贺，作为礼仪之邦，臣妾斗胆提议，不如让在座的各位才子佳人纷纷献上才艺，一来让大家看看我蜀夏国未来的栋梁之材；二来，也算是代表我蜀夏国对诸国使者的欢迎和敬谢，不知皇上觉得臣妾这番提议可妥当？”

夏高含笑看向她，“贵妃之言，正合朕意。今日诸多才俊佳人在此，朕也想看看我蜀夏国未来的栋梁有如何才华。只是，不知该由谁来带头献艺？”

看着一唱一和的两人，白心染心里无语，她没才能展示怎么办？让她没有想到的是，第一个表演的人居然是柳雪岚。这丫头一贯大大咧咧的，只是没想到竟然粗心到这种风头都敢出。她诧异地朝柳博裕看去，只见他并无半点担忧之色，相反，那目光中似乎还透露着几分得意。

白心染忍不住抽了抽嘴角。这还真是对奇葩父女！然后，她转过头看了一眼隔壁桌的某只骄傲的孔雀，却发现对方整张脸都是黑的。

柳雪岚表演的是一套剑舞。别看她身子娇柔弱小，那气势却瞬间震撼了全场。她舞姿英武翻飞，动作利落潇洒，刚柔并济，堪称完美。收剑之际，顿时就引来满殿的喝彩声。

谁都知道，这种场面，若是表现出色，不仅能为自己博得一个才子才女的美名，更能为自己的家族增光添彩，自己在家族中的地位自然也会提高。

“你是哪家女子？”龙椅上，夏高一脸赞赏之色。

柳雪岚没有了往日的大大咧咧，而是从容地迎视着上方的人，丝毫不见半点怯意，“提督巡捕柳博裕之女柳雪岚，恭祝吾皇龙体康健万寿无疆！”

“好好……”夏高更是连连叫了几个好，“没想到我蜀夏国还有如此巾帼豪杰，你可真是替我蜀夏国长足了脸面啊！哈哈……”

“谢皇上夸赞。”柳雪岚难得红了脸。

“朕问你，你今年多大，可有婚配？”

“回皇上，臣女今年虚岁双十，家中已经替臣女定了亲事。”

闻言，夏高眸色暗了暗，似有些失望。

捕捉到他这神色的白心染险些失笑。估计他还不知道雪岚和奉德王之间的事吧？或许知道，但不一定认识雪岚，要是让他知道面前这个长得跟洋娃娃一样的女孩与自己儿子之间的那点事，估计他的表情会更加精彩……

她再看了一眼隔壁的夏礼珣，只见对方的脸就如同掉入了粪坑一样，根本找不到词来形容。隐隐地，她似乎还听到咔咔的声音。

许是夏高太满意柳雪岚的表现，竟当场赏赐了柳雪岚一把镶玉的宝剑，顿时惹得在场所有人都羡慕不已。就在柳雪岚行完礼走回座位，其他满含表现欲望的人还未走出来之时，某一处突然走出一抹妖娆的身影，行至宴殿中央。

“皇上，金陵国子雅愿意献才，恭祝夏皇福寿无疆。”

今日的夏高，面上始终保持着微笑，看着走出来的美艳女子，他微微眯了眯眼，淡笑着问道：“不知子雅公主有何才艺？”

金子雅虽谦卑地低着头，却又不失自信和傲气，“皇上，子雅愿意为皇上和诸位大臣献舞一曲。不过——”

夏高微微蹙了蹙眉，“不过什么？子雅公主有何话不妨直说。”

“子雅想找一名会琴艺之人，同子雅一起合艺，不知皇上可准？”

她这话一出，众人顿时议论纷纷。难不成这金陵国公主舞技出神入化，竟能与任何一个抚琴之人合艺？

就连夏高眸中都闪过一丝光亮，这还是他第一次听到这般张扬的才艺。

“准了。不知道公主想选何人一同合艺？”

金子雅抿着唇，但笑不语。她一身华服，优雅而矜贵，加上倾城绝色的容貌，可以说让不少人都为之惊艳。如珠宝般耀眼的她将众人惊艳的目光一一收入眸中，在众人的注视下，高扬着下颌，款款走向了白心染他们这边。

“听闻承王殿下琴艺超绝，乃有蜀夏国第一才子的美名，不知道子雅今日能否有幸邀得承王殿下同子雅一同合艺？”

闻言，其他人都还没多大反应，只是白心染心底颤动。她怎么不知道她家男人有这才华？连外人都知道，她作为妻子却一无所知，是该说她没有认真去了解，还是该说他隐瞒得太深？更过分的是这公主居然当众“抢”人！还能更不要脸吗？

看着自家女人刷白的脸，偃墨予放在桌下的手悄悄攥起。他俊脸一沉，黑眸变得幽深不悦，一丝寒意更是锐利地从眸中迸出，瞬间让气氛变得格外冷凝。他伸出手，在桌

下将白心染的小手握在掌心之中，然后抬眸，冷漠的目光直视对面的女人，冷声道：“本王琴艺拙劣，且多年不曾抚琴，还请公主另寻他人合艺。”

“王爷……”金子雅的脸色有些难看，她没想到，这个男人居然一点都不给金陵国脸面，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拒绝她。

看着男人目光温柔地转向那个女人，金子雅眯了眯眼，美目中快速闪过一丝冷色。敛回神色，她嘴角挤出一抹笑，看向白心染，“承王殿下乃蜀夏国数一数二的才子，能与承王匹配，想必承王妃的才情定是不俗，不知道子雅是否有幸能与承王妃合艺？”

宴殿中再次一片哗然。谁都知道承王妃早前是耳不能听、口不能言的聋哑废物，且还在深山中长大，这么一个女人能正常生活就不错了，哪里来的才艺？

就连龙椅上的夏高都微微蹙起了浓眉，眼底生出一丝冷色。

闻言，白心染气得肩膀都有些颤抖。抬头，她毫不客气地展示自己的白脸，冷硬地对着金子雅说道：“本王妃又不是戏子投生，何必要有你那般才艺？”

她这话一出，不止金子雅白了脸，那些想展示自己的人也都面露几分尴尬。

冷眼扫过所有人的反应，白心染心里暗爽。老娘就要骂你们！让你们看戏！在这里，只有戏子和舞姬才动不动就对人表演这个表演那个，你堂堂一公主穿得比美人庄的女人还风骚，老娘不骂你骂谁啊！

金子雅咬着下唇，努力收回眼眶中的湿润，端正了自己的神色，傲气地朝白心染问道：“听承王妃的话好似身怀绝艺，不知道承王妃擅长何种绝艺？是琴棋书画，还是诗词歌赋？”

白心染深深吸了两口气，看来今日这女人是打定主意要让她出丑的了！既然如此，那就别怪她不客气了！还好自己有先见之明，早早就为她准备好了！

她抬头，冷眼看着对面等着她出丑的女人，唇角勾了勾，说道：“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本王妃一窍不通，怎么，公主是不是觉得本王妃一无是处啊？”

闻言，金子雅突然愣住了，似是没想到她会这么干脆地承认自己的不足。

可对于白心染来说，她曾经的废物形象早就深入人心，根本没必要掩饰什么。大大方方地承认又如何，难道还有人敢在这种场合骂她不成？

当然，她敢保证，没人敢！她这门亲事是皇上御赐的，骂她就等于骂皇上有眼无珠。

金子雅顿时无言以对。说实话，那分明就是打皇上的脸，再怎么着，她也不可能在他的地盘上生事，这要说出去，不仅她，连带她的国家也会跟着丢脸。可是不说实话，就显得自己欺负别人，是在故意羞辱这个女人，那别人就会觉得她心肠恶毒，连一个废物都不放过。

看着她一脸便秘的样子，白心染当众冷冷地哼了一声，一点都没掩饰自己厌恶的表情。

“公主殿下，别觉得不好意思回答，虽然本王妃的确是一无是处，让人瞧不上眼，甚至还不配做这承王妃。可是本王妃呢，自认为还是有些特点的，没有你们想的那么不堪入目。”

全殿的人基本上都目不转睛地看着她。个个眼神闪烁，有诧异，有嫉恨……神色各异中，却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在座各位满心都是说不出的好奇，似乎都想看看这个传说中的废物到底会些什么，就连金子雅也有些不敢置信地瞪大了眼。

只是还未等她出口询问白心染到底会什么，就见白心染从袖中摸出一只白森森的东西，啪的一声拍在了身前的桌子上。

“喏，各位瞧好了，这就是本王妃的才艺！”

“啊——”

“啊——”

“啊——”

“……”

就在一只明显被砍断的手掌拍在桌上的时候，突然间，殿中传来一道道惊呼声，此起彼伏，比丝竹乐声还热闹。满殿几百人，没变脸的没几人，连夏高都变了脸，目光骇然，同时还带着几分怒意。可是看着白心染身旁面不改色的儿子，他咬着牙，隐忍了下去。

金子雅尖叫一声，连连退了好几步，险些丢脸地跌倒。

白心染的视线扫过所有人，冷笑着站起身，“诸位，我呢，乡野村女一名，论才艺，肯定没有在场的小姐在行，所以啊，你们就不用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我是个废物了，否则，我只会当你们是在羞辱我。若是那样，就别怪我白心染对你们心怀恨意。我这人没什么大的爱好，就爱看别人断手断脚。你们都看到了，这手掌乃是我最为心爱的珍藏品，我这里还有……”说着，她从袖中一摸，摸出一只白森森的耳朵。

“这只耳朵堪称最完美的耳朵，不论从形状还是大小，都是最为标致的，若是在场有喜欢的朋友，我可以当场送给他作为纪念。”

满殿的人早就被惊得目瞪口呆了，觉得比见了鬼还吓人，盯着白心染，将她从头看到脚，似乎在猜测，她还会从袖中摸出什么更为骇人的东西。

那金子雅本就吓得不行，这下更是腿一软，突然咚的一声就摔了个仰面朝天，一双美目惊恐地瞪着那只耳朵。

“你、你、你别过来！啊——”金子雅抱着头尖叫起来。

“放肆！”突然，上位上一道威严的声音传来。白心染扭头看了过去，就见夏高突

然拍桌而起，龙颜上布满了怒色。

“皇上！”冷冽的嗓音紧接着传来。

所有的人回过神齐齐地看着承王高大的身影走到自己女人身后。

“皇上，内子之举乃是臣提议的。”低沉的嗓音回响在大殿之上。

夏高怒瞪过去，“胡闹！你看她、她、她……”“她”字后面他却不知道该怎么说了。他知道这个女子有些本事，可没想到她竟然在如此重要的场合来上这样惊心动魄的一出。

偃墨予俊脸绷得紧紧的，半眯的黑眸冷冷地迎视着皇帝，“皇上，这些是臣帮她挑选的，若是皇上觉得她不该，那就请皇上降罪于臣，饶过内子的无心之举。”

“……”夏高捂着胸口，险些吐血。他可是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还没说呢，他们是不是太过分了？特别是听到偃墨予对他的称呼和自称，夏高感觉自己的呼吸都有些不顺畅了。他还真打算与他脱离父子关系？咬着牙，夏高干脆一句话都不说了，坐回龙椅，生气地瞪着他们。

而那金子雅，原本以为夏高会帮她解围，心里正暗自高兴夏高会对白心染发怒，还有可能以“褻渎龙威”为由将那个恶心的女人给拉出去斩了，但没想到承王只是站出来说了几句话，就让夏高突然一声不吭了。看着一步步走近自己的女人，金子雅吓得坐在地上往后挪。

“你、你、你别过来！来人——来人——”

来什么人啊，人家皇上都不吱声了，谁敢来啊！

“公主，我们夫妻俩同你一见如故，这你就收下吧，虽然不值什么钱，但是绝对是世上最为罕见的东西。”有身后男人挡着，白心染转过头，得意地朝金子雅走近。

“承王妃！”突然，又一道声音传来，带着愤怒。

“贵妃娘娘有何事需要同内子说的，不妨先同臣说。”偃墨予冷着脸，眸底寒气乍现。

“承王，此乃皇上寿诞之宴，你们如此胆大妄为，是不是太过分了？”金贵妃一脸怒色。

“娘娘，恕臣不解。我们夫妻二人将收藏的珍宝拿出来示众，并忍痛割爱欲献于子雅公主，请问这有何过分？就算是我蜀夏国，似乎也没这条律令。”低沉的嗓音带着寒意充斥着偌大的宴殿，顿了顿，偃墨予接着道：“顺便告诉大家，这东西非我夫妻肆意杀人所得，乃是坏人触犯了规矩，才得以被内子如此对待。”

一席话听得在座之人更是感到惊悚，特别是那些个原本还对偃墨予有着心思的女人，听到这些话，别说对他的那点爱慕心思直接烟消云散了，还差点当场呕吐。承王妃能做出如此骇人之举，承王非但不嫌弃、不责怪，反而还帮衬她、维护她，是不是这些事都是承王交代承王妃做的啊？要真这样，她们如何敢嫁到承王府去？

“你、你、你们……”金贵妃气得浑身哆嗦。

“闭嘴！”突然，夏高朝她瞪眼，“金贵妃，朕在此，何时轮到你说话了？”

闻言，金贵妃不仅白了脸，美目中更是瞬间蓄满了泪水，“皇上……臣妾……”她说着，扑通一声，朝夏高跪了下去。

“你再多言，小心朕废了你！”对于她的委屈，夏高视而不见。他只知道都是这个女人干出来的好事！要不是她提议让那子雅公主做承王的平妻，根本就不会闹出这么多事来。如此下去，他之前的那些苦肉计不都白演了？他的皇儿他都舍不得骂，她竟然敢当众训斥！

看着欲帮自己的姑姑被皇上当众责骂，金子雅顿时就落下泪来。现在还有谁来帮她啊？

“公主，快请收下啊！是不是嫌礼物少了？”白心染继续和善地笑着，那笑容要多温柔就有多温柔，只是她眸底的冷意却让人不禁发寒。

“姑姑，救我——”似是再也无法忍受，金子雅当众呼叫起来。

金贵妃被夏高训斥，哪还敢再多发一言，跪在夏高脚边头都不敢抬。

此刻，某个男人似乎觉得还不够，突然神色一凛，朝金子雅说道：“我夫妻二人如此厚待公主，甚至忍痛割爱将宝物赠予公主，可公主却嫌弃不受。公主，你可有把我们夫妻二人放在眼中？可有把我蜀夏国放在眼中？”

偌大的宴殿鸦雀无声，所有人皆目不转睛地看着殿中央那三人，男人冷冽的气息从他那高大挺拔的身躯之中散发出来，让整个宴殿的气氛都格外压抑。

谁也没有想到，承王竟然如此袒护承王妃，不但因为她与皇上冷脸相对，更是和金贵妃翻脸起争执，最后还逼得他国美丽骄傲的公主变得如此狼狈不堪。这对夫妻当真让人大开眼界啊！

承王妃如今不但恢复正常，其气势和胆魄更是让人不敢置信。若不是亲眼所见，有谁会相信那么一个娇小的女人会做出如此惊世骇俗之举？而承王非但没一丝厌恶和嫌弃，且袒护得可以称之为变态！

金子雅顿时没形象地哭了起来。长这么大，她从来没有受过如此惊吓，更何况还是两人合伙欺负她，而且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恼怒之下，她突然伸手推了白心染一把，然后疯了一般地跑到一边，朝一名端庄贵气的女人跪了下去——

“贤妃娘娘，求求你帮帮我吧，我不想要那样的礼物，求你让他们将礼物收回去吧！”

邱氏顿时就愣了，短暂的尴尬让她有些不知所措，感受到夏高冷漠的视线射向自己的时候，她顿觉背脊有些发凉。

那白氏她也是不喜的，之所以一直沉默地在这边看戏，也是在等着皇上发怒，然后下令惩治她。可没想到皇上却向承王妥协了，不但不追究白氏的过分言行，反而任其胡闹。她更没想到的是这个公主居然来求自己帮忙……

这个忙她敢帮吗？要她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去指责自己的“儿媳”，那她岂不是成了别人眼中的“恶婆婆”？更何况皇上的护短性子她比谁都清楚，承王即便是想要天上的星星，他都会想尽办法为其摘下来。哪怕她在外人眼中是承王的亲娘，她也不可能当众指责“儿子”不是，否则，宴会结束后，皇上会放过她吗？

可是面对公主的求情，她若是冷漠以对，是不是显得自己太不近人情了？会不会被人说自己没有风范，这可是关系到两国之间的邦交……

短暂的一瞬间，邱氏就将其中的利害关系分析了一遍。她敛回思绪，脸上堆上了温柔的笑，将金子雅从地上扶了起来，似长辈一般拍着她的手背，安慰道：“子雅公主，你多想了。承王妃她并不是有意要吓唬你，的确是她的爱好有些与常人不同，但我可以保证她绝对不是有意要惊吓公主。她把玩的那些东西也的确是她最为喜欢的，她能将这些东西送给公主也的确是一番心意，可能是因为承王妃平日见多了，而我们鲜少遇见，所以才感到恐慌。还请子雅公主莫要同她一般计较。”

邱氏的话表面上是站在自己的儿媳这一边替她解释、替她开脱，可若仔细体会，定能嗅到其中的另一层意思。别人会不会多想不知道，但白心染绝对是多想了。

被金子雅一推，还未等她站稳，身后一人就将她捞到熟悉的怀中，她冷眼看着邱氏温柔地安慰着金子雅，心里已经将邱氏骂了无数遍。假就假吧，还假得这么有内涵！看似是在维护她，可也在变相地骂她是变态。好一句“与常人不同”！

眼看着事态有些不好控制，夏高不得不站出来，“来人，子雅公主受惊过度，带子雅公主下去休息。”

站在夏高身后的宫人得到命令，赶紧上前将金子雅从邱氏身边搀走。此刻，金子雅哪里还敢留下来，她双目含泪、惊恐不安地赶紧随宫人离开了宴殿。

一出献艺就这么以闹剧般的形式结束了。众人纷纷从惊心动魄中回过神来，不知道是何原因，好多人却都低下了头。看着那对夫妻回了座位，这时才有人站出来，大胆地想要一展自己的才艺。

即便刚才发生了那些让人心惊肉跳的事，可到底此刻的场面盛大，这种展示自己的机会可不是每天都有，在利益和虚荣心的驱使下，许多人不得不忘记方才的一幕，认真地投入接下来的才艺展示环节之中。

对于接下来的各才子佳人的争相露脸，白心染丝毫提不起兴趣，不，应该说还处在



郁闷中的她根本没心情去管别人在做什么。将自己带来的那些玩意儿收好并放回袖中，她装作没听到周围的抽气声，而是认认真真地坐在绣垫上，然后低着头看着自己膝盖上的手。

突然一只修长的大手伸过来，将她的小手包裹。那亲切的大手、熟悉的温度，让她蹙了蹙眉，几乎是反射性地将自己的手抽了出来。

“……”偃墨予眯了眯眼，手臂突然缠了她的腰，将她往自己身边带。

白心染不着痕迹地扭了扭，发现那手臂就跟铁箍子似的让她动弹不得，不由得狠狠地朝他瞪了一眼。偃墨予含笑看着她，就是不撒手，感觉到她是真的在生气，他收了七分笑意低头靠近了她的耳旁，“为夫又不是故意隐瞒不说，不过是当年旧事罢了，你又何必计较？”

白心染瞪着他，“怎么，你自己不老实交代清楚，还怪我无理取闹了？”

偃墨予哭笑不得，大手将她纤腰禁锢得更紧，薄薄的唇似是不经意间刷过她粉粉的小耳朵，轻笑道：“为夫哪敢责怪你。”这还真的不是他故意要隐瞒什么，别人说的那些他已经好长时间都不曾碰过了，险些都要忘在脑后了。再说，他也不是那种喜欢卖弄的人，而且在她面前他更是不敢随便卖弄。谁知道她会不会嫌弃？

“莫生气了，为夫不也拒绝了别人相邀吗，等回去之后，为夫亲自为你抚琴，可好？”

闻言，白心染眼珠转了转，不说话了，只不过避开别人的视线小手偷偷地摸到他腰间，咬牙掐了下去。

“嘶……”偃墨予故意皱了皱眉，尽管那力道他没看在眼里，可眼神中还是满含幽怨，他将她的手抓到自己手中，“你这是要谋杀亲夫？”

白心染瞬间满头黑线。这男人嘴巴越来越贫了，就这么一小下下，他那身皮肉都掐不红的，哪来的谋杀？

这么闹了一会儿，两人也算和好了。

接下来的时间里，群臣宾客尽情把酒言欢，一时间觥筹交错，满殿都是欢声笑语，好不热闹。白心染刚想问一声“什么时候能离开”，突然见到一名宫人端着金色托盘朝着夏礼珣的方向而去。抬眼望去，殿中好几名皇子公主身前都已经站了这么一个端着金色托盘的宫人，还有宫人正端着金色托盘往其他皇子公主身边赶去。

她好奇心一起，微微挪了挪屁股，朝夏礼珣的桌边移了几分。在夏礼珣身前的桌上，有宫人摆放好的文房四宝，而他则冷着一张脸盯着桌上的一本红色的册子。

“墨予，他这是要做什么？”白心染好奇地小声问道。

看了一眼那冷着脸久久不下笔的男人，偃墨予微微勾了勾唇，“皇上让他们将自己